

鱼尾狮文学丛书〈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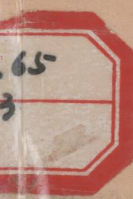
甘榜新梦

雨青 著



马来村庄(油画) 何家良 作

新加坡作家协会·新亚出版社
联合出版



鱼尾狮文学丛书〈7〉

甘榜新梦

雨青 著

新加坡作家协会·新亚出版社
联合出版

鱼尾狮文学丛书〈7〉

甘榜新梦

作者：雨青

编辑：新加坡作家协会
丛书编审委员会

设计：张 挥

封面：马来村庄(油画)

何家良 作

出版：新加坡作协 联合出版
新亚出版社

发行：新亚出版社

Blk 34 Commonwealth Lane

#07-26 Singapore 0314

Tel: 7741003

Fax: (65) 7775810

Printed in Singapore.

一九九四年三月出版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 雨青，原名苏在敦。本阶段笔名另署欧阳想想、上野下文等等。
- 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祖籍福建同安。
- 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历届理事，现任秘书，担任过出版、总务、儿童文学组策划等职。
- 创作文体包括现代诗、童诗、歌词、散文、评论等，作品也在中、台、港、马报刊发表。其词、曲作品曾分别获奖。本地多位作曲家将其歌词配成的数十首歌曲，曾被演出、电台教唱、录成卡带，这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新加坡词曲作家协会会员。
- 1989年退休，减低作品发表欲，热衷于儿童文学。先后出版过5本童诗集及编选两套少儿文学丛书（共计8本）。

雨青著作

- 1981：浪花·彩云
（处女作诗集）
- 1982：鱼尾狮
（童诗集）
- 1983：文学纵横谈
（评论·合集）
- 1988：地铁·小洁洁·蚯蚓
（童诗集）
- 1989：金杯与云吞面
（散文集）
- 1989：小画家的心思
（童诗集）
- 1990：孔雀的裙子
（童诗集）
- 1990：我们失踪了
（童诗集）
- 1990：雨青诗选
（四色诗帖）
- 1992：金鱼泪
（诗集）
- 1994：甘榜新梦
（散文集）
- 整理中：诗集（未定名）

总序

——黄孟文

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1987年期间易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自1970年成立以来，曾先后与教育出版社、世界书局、胜友书局、前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联合出版了几套颇有分量的文学丛书，深受文艺界重视。

现在，新加坡作协又将和新亚出版社联合出版一套“鱼尾狮文学丛书”，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相信这套丛书在平静的新加坡文学湖面上，能够激起一阵阵的涟漪。

鱼尾狮雄立于新加坡河口，遥望着蔚蓝的天空和海洋，以及来来往往难以计数的船只。它早已成为这个受到世人赞不绝口的“花园城市”的特征。以它作为这套丛书的名字，不但具有新加坡的国家意识，还含有国际性的意味，那是最为恰当的了。

新亚出版社的东主杨天助先生，热心于文艺。在他精明的领导下，该出版社为我国作者出版了好多本质量俱佳的单行本。现在该出版社与新加坡作协携手合作，出版文学丛书，相信必能取得更佳的效果。

华人遍布世界各角落，华文文学也将会在各地生根茁长。希望新加坡作协的文学丛书，能够继续不断地、一套套地出版，并且引导作家们走向全亚洲，走向全世界。

目 录

总 序 黄孟文

序 随意与方寸之间 怀鹰 1

辑 一

人不如猫 15

怕 输 16

官能享受 18

大肚脯与修养 19

有味讣告 20

小 人 21

打 小 人 22

文学用词 23

Q式厚道 24

成 熟 25

观 念 26

惯 性 27

自我刑罚 28

超车的联想 29

人的品味 30

辑 二

- 幸 福 33
半杯礼物 35
心中充满旋律 37
小 圈 子 39
爱 心 41
甘榜新梦 42
皮痛的经验 45
退休三部曲 47
解 脱 1&2 48
生活得更加美丽 51
大 结 局 53
阴 影 55
活着的旧家私 57

辑 三

- 作家的“暗病” 61
作家的修养 62
座谈会与胡扯 63
观众留言 64
星期日上图书馆 66

新华作品的摆放	68
霸 道	69
个人作品专柜	71
画 话	72
文学与树	73
灵感电波	75
谁才适合申请基金出书?	76
No. 5·五号·伍浩	77
东 洋 味	78
女性化的笔名	79
不是雨过天晴	80
历史英雄	82
一株玫瑰茂盛成林	83
一匹脱缰之马	85
突破传统之网	87

辑 四

猴年三思	99
领带与顺服	101
文章的灵魂	103
人各有痴	104

两棵树苗	105
树的风采	107
追求完美	109
健身与困扰	111
丢脸	112
敬请赐教之后	113
平衡名誉	115
猫运·猫缘·猫话	116
为什么没人替鱼尾狮挂上大布巾	
——浅析陈彦得奖作品	
《流口水的鱼尾狮》	117

附录

片云记

——关于《金杯与云吞面》	王培舜	121
雨青的创作历程	陈爱玲	129
雨青的《缘》赏析	周瑟瑟	134

随意与方寸之间

怀鹰

雨青是个诗人，但他也写散文和小品文；不过比较起来，他的诗比散文或小品文来得出色。由于写诗的关系，我们常常可以从他的散文或小品文中，追踪到他的诗歌空间。它表现在生活随笔和思想或感情的溶合之中，并且以一种轻松、俏皮的笔调，将这种空间扩散，使之成为亦叙亦抒亦评的“杂感”。这种“杂感”非鲁迅式的辛辣，也不是林燕妮式的洒脱，更非周槃式的朴实，而是一种轻骑式的，随意为之的小品。

雨青的小品文，一般都维持在5，6百个字左右，以这么短的文字来论述事象，深化主题和思想，就得要求作品有相当高度的浓缩，也就是说，要很精致。雨青不在意用杂文这种形式去和血淋淋的现实斗争，更多的是自我的体现，通过自我这个触角去反映他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里所想的；反映的是大千世界中一个小小小小的侧面。在这个侧面中生活的人，大多局限于家庭、朋友，或一些从思想中跳出来示众的形象。

《甘榜新梦》分为三辑，即（一）人不如猫（二）幸福（三）作家的“暗病”。我想，雨青这么分辑，有它的好

处，将不同类型的文章归纳起来，不仅文序整齐，焦点集中，还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它还是作者思想的三个不同层面。

先说《人不如猫》，这一辑只收了15篇小品，它的重点正如其中一篇题为《人的品味》的小品。

作者以笑骂人间的姿态面对他生活中的各色人物，但笑骂之余，却留下一些唏嘘给读者。这些小品或嘲人、或自嘲，无论是嘲人或自嘲，都旨在阐述人的修养和品味。这原是一个很尖锐、很敏感的题意，写得太露，容易得罪人，又暴露自己的心灵的隐蔽。作者在某些篇章不采用正面的描写，而是凭借他物，旁敲侧击，颇能得心应手；但在另一些篇章，却过于直露，反而引起反效果。

作者在日本某机场见一告示牌：上书大人二千圆，小人一千圆，这“小人”的意思与我们惯常见到的“小人”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作者却紧紧的抓住“小人”这个名词大作文章，把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的嘴脸，暴露在读者面前，这是作者假借他物抒发自己情怀的技巧，此“小人”与彼“小人”之间虽无任何关连，但妙思通彻，令人粲然一笑，从而加深对真小人的印象，区区一个告示牌，竟引起作者如此深刻的反思，只有一个道理，作家之所以是作家，乃因为他具有比常人更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联想力，缺一不可，看过这个告示牌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但谁又会特别钟爱呢？只是，作者仅止于议论，未曾将旅客（包括作者）对“小人”告示牌所引起的心里现象，作更精辟的解剖，也

因此小人的形象在作者脑海中的扫描，不是太清晰。

《打小人》一文承接上述《小人》一文的思想脉络，文中的“小人”形象是隐藏起来的，依附在纸人里头，任人敲打，诅咒，这就是街头巷口常见的“打小人”。这个虚幻的“小人”为何该打呢？作者为我们列出了一份小人该打的“罪状”、比如上司向下属施加压力，驾车在路上无端端被撞，回到家里还得面对那本难念的经等等，作者对这种现象的诠释是：若非有小人从中作祟，怎能这么巧合？

这样的论述我不敢苟同。依照作者的解释来看，这“小人”可能指的是上司、莽撞的司机、妻子儿女，也可能指的是肉眼看不见的幽灵，这与作者在“小人”一文中所指出的小人嘴脸，是有一些距离的。虽然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巧合，我也不排除小人从中作祟的可能性，但由此派生出来的混淆的现象，却不大能说服读者。作者该如何诠释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小人”呢？我想，作者应该站在比较高的思想水平来看待市井小民“打小人”的思想意识。

文末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带‘本地’小人越洋请人代‘打’，到底还灵不灵？”这是颇为奇怪的一种心理语言。当然，作者所针对的对象是蹲在巷口打小人的老婆婆，文句所构成的戏谑味道可以博人一笑，这是作者生活艺术里偶尔闪现的一点灵光，但意义不大，有时竟成为煞笔。

看来，作者在生活中遇见到的小人不少。这些“小人”很多来自同道中人，比如在《文学用词》里，作者把“卑

鄙、下流、无耻”这三词儿，加诸一个丑陋的典型人物身上，该典型人物姓甚名谁，除了作者，没有人知道，为何作者那么激愤，把这人间最丑陋的文学语言送给“他”呢？我们从《Q式厚道》这篇小品中，大致得出这样的印象，原来是有一篇文章在影射作者。

我个人觉得，这两篇文章实则上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而且发泄得似乎失去了分寸感，反而引起反作用，对作者的形象是一种杀伤。

典型人物为何如此丑陋？作者只是用“卑鄙、下流、无耻”一类的形容词来形容“标准坏蛋的嘴脸、心肠、言行，显得太空泛，没有实实在在的例子加以阐明，一点说服力也没有，倒让读者以为作者只是用这些激烈的言词来指责人，这种方式也是显示出作者的器量和冲动，这是相当矛盾的现象。

矛盾的思维，在《Q式厚道》之中进一步的提升，“蓄意中伤的事遇多了，不但不介意，有时竟冷酷到几乎麻木。”但紧接着，那种想“教训”人的思绪又跳了出来，正如作者所写的“近来连续写了几篇‘骂人’的杂文，正是此种矛盾情绪中的产物。”杂文变成“骂人”的东西，是一种不幸；虽然宽恕可能助长他人继续犯罪，问题是，犯的何罪？某些文人的气焰虽然嚣张，但“牢骚太盛防肠断，作者又何妨‘风物长宜放眼量’，从大的方向和高的角度来审视文苑，也许更能丰润自己的文学生命。

作者的这种“Q式厚道”是一种只求个人安宁的忍功

，这种精神状态延续下来，乃对人世也怀着深深的疑虑，如《成熟》一文中所说的“成人之后，以扁鼻子交友，眼睛难免长高了，交友也改称‘打交道’。……不带感情，甭理对方的身份，自然更无所谓深交了。”也许在作者眼中看来，这样的人生哲理是“成熟”的另一面，但他又同时要求“人生的旅途，经常拥有三五友朋欢聚，是多么难得的机缘。”未免难以自圆其说，这又是心理矛盾的另一体现。“成熟”在作者笔下其实是一个贬词，这样的反讽必须具备精确的思想性才能达致，而自相矛盾却常常把反讽这个特殊的文学视角推向窄巷里，承受令人意想不到的压力。

雨青在人的浪潮中打滚了几十年，对人的怀疑如此的深刻，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他在《人不如猫》中引用梁实秋的话“认识的人越多，越觉得我的猫好。”这有他一定的生活哲学，但我始终觉得，要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人的品味和修养，不应浅学即止，对于人的灵魂的控制，更应有一针见血的力度，对于读者思路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把笔触伸入到社会层面中来，但抓到的题材不够多样化和精深。比如《怕输》，作者陈述的那些现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理浅显。怕输的心态是一种社会潮流，花样尽管繁多，但都有它的议论性。作者未能从中脱困而出，只能拿自己的笔名来开开“优雅”的玩笑，未免是一种闪失，读者希望看到的，是作者别出心裁的设计和奇巧的构思。不过，由于作者善用文学语言，

把这种窘迫的氛围转移到一两句相当技巧的文字中，这篇文章颇有起死回生之势。比如“难怪现在的青少年，不少是年轻有“围”，把怕输的心态轻轻转化了，让人产生轻松而会心的感觉。

象这样极富语言个性的句子，在《大肚脯与修养》一文中也出现过：“那时我尚未步入乐龄里程，腹部还未‘成孕’，”在《惯性》中也有：“环境里的一点一滴事物，却成为生活中的螺丝钉。”“每周还得乖乖在床上，做着象刷牙般毫无艺术趣味的惯性动作。”在《自我刑罚》中则是这样的“自判的刑罚却是无期徒刑”。可以这么说，这些珠玉一般的句子，是雨青作为诗人在脑海里闪烁的艺术智慧，这是他的诗歌空间的扩张，带有诗化的审美趣味。

人的品味和修养，虽然有负面的情感作用，也有正面的精神意义。怎样的品味和修养才是该追求的呢：这是一种精神境界，正如作者在《人的品味》中所写：“人的品味有所不同是难免的。”这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修养：修养有时可以伪装，特别是在一些自鸣清高的知识份子身上来得更强烈而彻底。当“利益”与他的“修养”两相抵触时，品味就趋向低流，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比如作者的那位“高级知识份子”的朋友，他的审美趣味只是体现在低俗的娱乐上，这是令人悲哀的。

知识份子的媚俗与“高谈阔论，口不择言，揭人隐私”的关连。大肚脯是一种生理特点，它与人品修养根本是两回事，这的确不合理逻辑思维。作者之所以将它们混为一

谈，乃是错用自讽形式，大肚脯者未必意志薄弱，它与“高谈阔论，口不择言，揭人隐私”的劣根性也风马牛不相及，倒象是作者信马由缰陡然而生的杂感。我想，作者在《大肚脯与修养》这篇小品中的思路是不太明晰的。

作者也谈到了生活中的惯性行为，把看展览会、画展、艺术表演等官能享受理解为高级动物的优雅的惯性行为，这颇引人深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精神包袱，但作为现代都市匆忙而又喜好艺术的人来说，这种惯性行为岂不也是一种悲哀吗？“仅有刺激的实际功能，而无所谓长远意义”（《官能享受》），描绘的是那幅一再被颂扬的优雅远景，怎不叫人唏嘘叹息呢？

“惯性”已成为生活中一种最大的努力，它也可以理解为“奴性”，带来的是无比沉重的心理负荷，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它已成为你的影子——正如作者在《惯性》中所说的“象刷牙般毫无艺术趣味”的生活，竟是社会上一些人所争取的目标，岂不悲乎？

第二辑题为《幸福》，是跟个人生活（包括家庭的社会的）紧密联系的题材，共收了12篇小品，

读这辑的文章，我感觉作者与亲人之间的感情，无比的融洽。比如他跟儿子之间，介于亲情和友情，作者不是板起脸孔来读经说文，训诫儿子。倒象是一封封写给儿子的信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圣乐，里头充满着人生的温馨，幽默和启迪。

儿子在父亲节里送给父亲的是一个缺了一半形体的杯